

冯梦龙 编

# 醒世恒言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

知识出版社

2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# 醒世恒言

冯梦龙 编

· 2 ·

知 识 出 版 社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出版说明             | 1   |
| 前 言              | 1   |
| 叙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 一 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  | 1   |
| 第 二 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  | 18  |
| 第 三 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   | 31  |
| 第 四 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    | 73  |
| 第 五 卷 大树坡义虎送亲    | 96  |
| 第 六 卷 小水湾天狐诒书    | 111 |
| 第 七 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  | 129 |
| 第 八 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  | 153 |
| 第 九 卷 陈多寿生死姻缘    | 179 |
| 第 十 卷 刘小官雌雄兄弟    | 199 |
| 第 十 一 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 | 219 |
| 第 十 二 卷 佛印师四调琴娘  | 234 |
| 第 十 三 卷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| 243 |
| 第 十 四 卷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| 266 |
| 第 十 五 卷 赫大卿遗恨鸳鸯绦 | 280 |
| 第 十 六 卷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| 309 |
| 第 十 七 卷 张孝基陈留认舅  | 335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八卷  | 施润泽滩阨遇友·····  | 361 |
| 第十九卷  | 白玉娘忍苦成夫·····  | 384 |
| 第二十卷  | 张廷秀逃生救父·····  | 402 |
| 第二十一卷 |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····· | 457 |
| 第二十二卷 | 吕纯阳飞剑斩黄龙····· | 470 |
| 第二十三卷 | 隋炀帝逸游召谴·····  | 485 |
| 第二十四卷 | 独孤生归途闹梦·····  | 501 |
| 第二十五卷 | 薛录事鱼服证仙·····  | 527 |
| 第二十六卷 | 李玉英狱中讼冤·····  | 549 |
| 第二十七卷 | 吴衙内邻舟赴约·····  | 583 |
| 第二十八卷 |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····· | 604 |
| 第二十九卷 |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····· | 636 |
| 第三十卷  |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····· | 667 |
| 第三十一卷 | 黄秀才微灵玉马坠····· | 685 |
| 第三十二卷 |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····· | 703 |
| 第三十三卷 |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····· | 720 |
| 第三十四卷 | 徐老仆义愤成家·····  | 752 |
| 第三十五卷 | 蔡瑞虹忍辱报仇·····  | 773 |
| 第三十六卷 | 杜子春三入长安·····  | 800 |
| 第三十七卷 | 李道人独步云门·····  | 825 |
| 第三十八卷 |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····· | 855 |
| 第三十九卷 |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····· | 870 |

## 第 六 卷

### 小水湾天狐诒书

蠢动含灵<sup>①</sup>俱一性，化胎湿卵<sup>②</sup>命相关。

得人济利休忘却，雀也知恩报玉环。

这四句诗，单说汉时有一秀才，姓杨名宝，华阴人氏，年方弱冠<sup>③</sup>，天资颖异，学问过人。一日，正值重阳佳节，往郊外游玩。因行倦，坐于林中歇息。但见树木蓊郁，百鸟嚶鸣，甚是可爱。忽闻扑碌的一声，堕下一只鸟来，不歪不斜，正落在杨宝面前。口内吱吱的叫，却飞不起，在地上乱扑。杨宝道：“却不作怪！这鸟为何如此？”向前抬起看时，乃是一只黄雀，不知被何人打伤，叫得好生哀楚。杨宝心中不忍，乃道：“将回去喂养好了放罢。”正看间，见一少年，手执弹弓，从背后走过来道：“秀才，这黄雀是我打下的，望乞见还。”杨宝道：“还亦易事。但禽鸟与人体质虽异，生命则一，安忍戕害。况杀百命，不足供君一膳，鬻万鸟，不能致君之富，奚<sup>④</sup>不别为生业？我今愿赎此雀之命。”便去身边取出钱钞来。少年道：“某非为口腹利物，不过游戏试技耳。既秀才要此雀，即便相送。”杨宝道：“君欲取乐，禽鸟何辜！”少年谢道：“某知过矣！”遂投弓而去。杨宝将雀回家，放于巾箱中，日采黄花蕊饲之，渐渐羽翼长换。育至百日，便能飞翔，时去时来，杨宝十分珍重。忽一日，去而不回。杨宝心中正在气

闷，只见一个童子，单眉细眼，身穿黄衣，走入其家，望杨宝便拜，杨宝急忙扶起。童子将出玉环一双，递与杨宝道：“蒙君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，聊以微物相奉。掌此，当累世为三公。”杨宝道：“与卿<sup>⑤</sup>素昧平生，何得有救命之说？”童子笑道：“君忘之耶？某即林中被弹、君巾箱中饲黄花蕊之人也。”言讫，化为黄雀而去。后来杨宝生子震，明帝朝为太尉；震子秉，和帝朝为太尉；秉子赐，安帝朝为司徒；赐子彪，灵帝朝为司徒。果然世(四)世三公，德业相继。有诗为证：

黄花饲雀非图报，一片慈悲利物心。

累世簪缨看盛美，始知仁义值千金。

说话的，那黄雀衔环的故事，人人晓得，何必费讲！看官们不知，只为在下今日要说个少年，也因弹了个异类上起，不能如弹雀的恁般悔悟，干<sup>⑥</sup>把个老大<sup>⑦</sup>家事，弄得七颠八倒，做了一场话柄。故把衔环之事，做个得胜头回<sup>⑧</sup>，劝列位须学杨宝这等好善行仁，莫效那少年招灾惹祸。正是：

得闭口时须闭口，得放手时须放手。

若能放手和闭口，百岁安宁有八九。

话说唐玄宗时，有一少年，姓王名巨，长安人氏。略知书史，粗通文墨，好饮酒，善击剑，走马挟弹，尤其所长。从幼丧父，惟母在堂，娶妻子氏。同胞兄弟王宰，膂力<sup>⑨</sup>过人，武艺出众，充羽林<sup>⑩</sup>亲卫，未有妻室。家颇富饶，童仆多人，一家正安居乐业。不想安禄山兵乱，潼关失守，天子西幸，王宰随驾扈从。王臣料道立身不住，弃下房产，收拾细软，引母妻婢仆，避难江南。遂家于杭州，地名小水湾，置买田产，经营过日。后来闻得京城克复，道路宁静，王臣思想要往都

下，寻访亲知，整理旧业，为归乡之计。告知母亲，即日收拾行囊，止带一个家人，唤做王福，别了母妻，由水路直至扬州马头⑩上。

那扬州隋时谓之江都，是江淮要冲，南北襟喉之地。往来檣橈如麻，岸上居民稠密，做买做卖的，挨挤不开，真好个繁华去处。当下王臣舍舟登陆，雇倩脚力⑪，打扮做军官模样，一路游山玩水，夜宿晓行。不则⑫一日，来至一所在，地名樊川，乃汉时樊哙所封食邑之处。这地方离都城已不多远，因经兵火之后，村野百姓，俱潜避远方，一路绝无人烟，行人亦甚稀少。但见：

冈峦围绕，灰木阴翳。危峰秀拔插青霄，峻岭崔嵬横碧汉。斜飞瀑布，喷万丈银涛；倒挂藤萝，飏千条锦带。云山漠漠，鸟道逶迤行客少；烟林霭霭，荒村寥落土人稀。山花多艳如含笑，野鸟无名只乱啼。

王臣贪看山林景致，缓辔而行，不觉天色渐晚。听见茂林中似有人声，近前看时，原来不是人，却是两个野狐，靠在一株古树上，手执一册文书，指点商榷⑬，若有所得，相对谈笑。王臣道：“这孽畜作怪！不知看的是什么书？且教他吃我一弹。”按住丝缰，绰起那水磨角靶弹弓，探手向袋中，摸出弹子放上，觑得较亲，弓开如满月，弹去似飞星，叫声“着！”那二狐正在得意之时，不知林外有人窥看。听得弓弦响，方才抬头观看，那弹早已飞到，不偏不斜，正中执书这狐左目。弃下书，失声嗥叫，负痛而逃。那一个狐，却待就地去拾，被王臣也是一弹，打中左腮，放下四足，嗥叫逃命。

王臣纵马向前，教王福拾起那书来看，都是蝌蚪之文⑭，

一字不识。心中想道：“不知是甚言语在上？把去慢慢访博古者问之。”遂藏在袖里，拨马出林，循大道望都城而来。

那时安禄山虽死，其子安庆绪犹强，贼将史思明降而复叛。藩镇又各拥重兵，俱蓄不臣之念。恐有奸细至京探听，故此门禁十分严紧，出入盘诘。刚到晚，城门就闭。王臣抵城下时，已是黄昏时候，见城门已扃<sup>⑤</sup>，即投旅店安歇。到店门口，下马入来，主人家见他悬弓佩剑，军官打扮，不敢怠慢，上前相迎道：“长官请坐。”便令小二点杯茶儿递上。王福将行李卸下，驮进店中。王臣道：“主人家，有稳便房儿，开一间与我。”答道：“舍下客房尽多，长官只拣中意的住便了。”即点个灯火，引王臣往各房看过，择了一间洁净所在，将行李放下，把生口牵入后边喂料。

收拾停当，小二进来问道：“告长官，可吃酒么？”王臣道：“有好酒打两角，牛肉切一盘。伴当们照依如此。”小二答应出去。王臣把房门带转，也走到外边。小二捧着酒肉问道：“长官，酒还送到房里去饮，或就在此间？”王臣道：“就在此罢。”小二将酒摆在一副座头上，王臣坐下，王福在旁斟酒。吃过两三杯，主人家上前问道：“长官从那镇到此？”王臣道：“在下从江南来。”主人家道：“长官语音，不像江南人物。”王臣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在下原是京师人氏。因安禄山作乱，车驾幸蜀，在下挈家避难江南。今知贼党平复，天子还都，先来整理旧业，然后迎接家小归乡。因恐路途不好行走，故此军官打扮。”主人家道：“原来是自家人。老汉一向也避在乡村，到此不上一二年哩。”彼此因是乡人，分外亲热，各诉流离之苦。正是：

江山风景依然是，城郭人民半已非。



两下正说得热闹，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主人家，有空房宿歇么？”主人家答应道：“房头还有，不知客官有几位安歇？”答道：“只有我一人。”主人家见是个单身，又没包裹，乃道：“若止你一人，不敢相留。”那人怒道：“难道赖了你房钱，不肯留我？”主人家道：“客官，不是这般说。只因郭令公<sup>①</sup>留守京师，颁榜远近旅店，不许容留面生歹人。如隐匿藏留者，查出重治。况今史思明又乱，愈加紧急。今客官又无包裹，又不相认，故不好留得。”那人笑道：“原来你不认得我，我就是郭令公家丁胡二。因有事往樊川，去了转回，赶进城不及，借你店里歇一宵，故此没有包裹。你若疑惑，明早同到城门上去，问那管门的，谁个不认得我。”

这主人家被他把大帽儿一磕<sup>②</sup>，便信以为真，乃道：“老汉一时不晓得是郭爷长官，莫怪，请里边房里去坐。”那人道：“且慢着。我肚里饿了，有酒饭讨些来吃了，进房不迟。”又道：“我是吃斋，止用素酒。”走过来，向王臣卓上对面坐下。小二将酒菜放下。王臣举目看时，见他把一只袖子遮着左眼，似觉疼痛难忍之状。

那人开言道：“主人家，我今日造化低，遇着两个毛团<sup>③</sup>，跌坏了眼。”主人家道：“遇着什么？”答道：“从樊川回来，见树林中两个野狐打滚嗥叫，我赶上前，要去拿他，不想绊上一交，狐又走了，反在地上磕损眼睛。”主人家道：“怪道长官把袖遮着眼儿。”王臣接口道：“我今日在樊川过，也遇着两个野狐。”那人忙问道：“可曾拿倒么？”王臣道：“他在林中把册书儿观看，被我一弹，打了执书这狐左眼，遂弃书而逃。那一个方待去拾，又被我一弹打在腮上，也亡命面走。故此只取得这册书，没有拿倒。”那人和主人家都道：“野狐会

看书，这也是奇事！”那人又道：“那书上都是甚么事体？借求一观。”王臣道：“都是异样篆书，一字也看他不出。”放下酒杯，便向袖中去摸那册书出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手还未到袖里时，不想主人家一个孙儿，年才五六岁，正走出来。小厮家<sup>②</sup>眼净，望见那人是个野狐，却叫不出名色，奔向前指住道：“老爹！怎么这个大野猫坐在此？还不赶他！”王臣听了，便省悟是打坏眼的这狐，急忙拔剑，照顶门就砍。那狐望后一躲，就地下打个滚，露出本相，往外乱跑。王臣仗剑追赶了十数家门面，向个墙里跳进。王臣因黑夜之间，无门寻觅，只得回转。

主人家点个灯火，同着王福一齐来迎着道：“饶他性命罢。”王臣道：“若不是令孙看破，几乎被这孽畜赚了书去。”主人家道：“这毛团也奸巧哩！只怕还要生计来取。”王臣道：“今后有人把野狐事来诱我的，定然是这孽畜，便挥他一剑。”一头说，已到店裡。店左店右，住宿的客商闻得，当做一件异事，都走出来讯问，到拌得<sup>③</sup>口苦舌干。王臣吃了夜饭，到房中安息。因想野狐忍痛来掇赚<sup>④</sup>这册书，必定有些妙处，愈加珍秘。

至三更时分，外边一片声打门，叫道：“快把书还了我！寻些好事酬你。若不还时，后来有些事故，莫要懊悔。”王臣听得，气忿不过，披衣起身，拔剑在手，又恐惊动众人，悄悄的步出房来，去摸那大门时，主人家已自下了锁。心中想道：“便叫起主人开门出去，那毛团已自走了，砍他不着，空惹众人憎厌，不如擎着鸟气，来朝却又理会。”王臣依先进房睡了。那狐喊了多时方去，合店的人尽皆听得，到次早，齐劝王臣道：“这书既看不出字，留之何益，不如还他去罢。倘

真个生出事来，懊悔何及！”王臣若是个见机的，听了众人言语，把那册书掷还狐精，却也罢了。只因他是个倔强汉子，不依众人说话，后来被那狐把个家业弄得七零八落。正是：

不听好人言，必有恹惶<sup>㉔</sup>泪。

当下王臣吃了早饭，算还房钱，取出行李，上马进城。一路观看，只见屋宇残毁，人民稀少，街市冷落，大非昔日光景。来到旧居地面看时，惟存一片瓦砾之场。王臣见了，不胜凄惨。无处居住，只得寻个寓所安顿了行李，然后去访亲族。却也存不多几家，相见之间，各诉向来踪迹。说到那伤心之处，不觉扑簌簌泪珠抛洒。王臣又言：“今欲归乡，不想屋宇俱已荡尽，没个住身之处。”亲戚道：“自兵乱已来，不知多少人家，父南子北，被掳被杀，受无限惨祸。就是我们，一个个都从刀尖上脱过来的，非容易得有今日。像你家太平无事，止去了住宅，已是无量之福了。况兼你的田产，亏我们照管，依然俱在。若有念归乡，整理起来，还可成个富家。”

王臣谢了众人，遂买了一所房屋，制备日用家火物件，将田园逐一经理停妥。约过两月，王臣正走出门，只见一人从东而来，满身穿着麻衣，肩上背个包裹，行履如飞，渐渐至近。王臣举目观看，吃了一惊。这人不是别个，乃是家人王留儿。王臣急呼道：“王留儿，你从那里来？却这般打扮？”王留儿见叫，乃道：“原来官人住在这里！教我寻得个发昏！”王臣道：“你且说为何恁般妆束？”王留儿道：“有书在此，官人看就知道。”至里边放下包裹，打开取出书信，递与家主。王臣接来拆开看时，却是母亲手笔。上写道：

从汝别后，即闻史思明复乱，日夕忧虑，遂沾重疾，

医祷无效，旦夕必登鬼籍矣。年逾六秩<sup>②4</sup>，已不为夭。第<sup>②5</sup>恨衰年值<sup>②6</sup>此乱离，客死远乡，又不得汝兄弟送我之终，深为痛心耳。但吾本家秦，不愿葬于外地。而又虑贼势方炽，恐京城复如前番不守，又不可居。终夜思之，莫若尽弃都下破残之业，以资丧事。迎吾尸骨入土之后，原返江东。此地田土丰阜，风俗醇厚，况昔开创甚难，决不可轻废。俟干戈宁静，徐图归乡可也。倘违吾言，自罹罗网，颠覆宗祀，虽及泉下，誓不相见。汝其志之！

王臣看毕，哭倒在地道：“指望至此重整家业，同归故乡，不想母亲反为我而忧死。早知如此，便不来得也罢！悔之何及。”哭了一回，又问王留儿道：“母亲临终，可还有别话？”王留儿道：“并无别话，止叮嘱说：此处产业向已荒废，总然恢复，今史思明作反，京城必定有变，断不可守。教官人作速一切处置，备办丧葬之事，迎柩葬后，原往杭州避难。若不遵依，死不瞑目。”王臣道：“母亲遗命，岂敢违逆！况江东真似可居，长安战争未息，弃之甚为有理。”急忙制办殓裳<sup>②7</sup>，摆设灵座。一面差人往坟上收拾，一面央人将田宅变卖。

王留儿住了两日，对王臣道：“官人修筑坟墓起来，尚有整月淹迟<sup>②8</sup>，家中必然悬望。等小人先回，以安其心。”王臣道：“此言正合我意。”即便写下家书，取出盘缠，打发他先回。王留儿临出门，又道：“小人虽去，官人也须作速处置快回。”王臣道：“我恨不得这时就飞到家，何消叮嘱！”王留儿出门，洋洋而去。且说王臣这些亲戚晓得，都来吊唁，劝他不该把田产轻废。王臣因是母命，执意不听众人言语，心忙意急，上好田产，都只卖得个半价。盘桓二十余日，坟上开土筑穴，诸事色色俱已停妥。然后打叠行装，带领仆从，离

了长安，星夜望江东赶来，迎灵车安葬。可怜：

仗剑长安悔浪游，归心一片水东流。

北堂空作斑衣梦，泪洒白云天尽头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王臣母妻在家，真个闻得史思明又反，日夜忧虑王臣，懊悔放他出门。过了两三月，一日，忽见家人来报，王福从京师资信回了。姑娘闻言，即教唤进。王福上前叩头，将书递上。却见王福左眼损坏，无暇详问，将书拆开观看。上写道：

自离膝下，一路托庇粗安。至都查核旧业，幸得一毫不废，已经理如昔矣。更喜得遇故知胡八判官，引至元丞相门下，颇蒙青盼，扶持一官幽、薊<sup>②</sup>，诰身<sup>③</sup>已领，限期甚迫。特遣王福迎母同之任所。书至，即将江东田产尽货<sup>④</sup>，火速入京。勿计微值，有误任期。相见在途，书不多赘。男臣百拜。

姑娘看罢书中之意，不胜欢喜，方问道：“王福，为甚损了一目？”王福道：“不要说起！在生口上打瞌睡，不想跌下来，磕损了这眼。”又问：“京师近来光景，比旧日何如？亲戚们可都在么？”王福道：“满城残毁过半，与前大不相同了。亲戚们杀的杀，掳的掳，逃的逃，总来存不多几家。尚还有抢去家私的，烧坏屋宇的，占去田产的。惟有我家田园屋宅，一毫不动。”

姑娘闻说，愈加欢悦，乃道：“家业又不曾废，却又得了官职，此皆天地祖宗保佑之力，感谢不尽！到临起身，须做场好事报答。再祈此去前程远大，福祿永长。”又问道：“那胡八判官是谁？”王福道：“这是官人的故交。”王妈妈道：

“向来从不见说起有姓胡做官的来往。”媳妇道：“或者近日相交的，也未可知。”王福接口道：“正是近日相识的。”当下问了一回，王妈妈道：“王福，你路上辛苦了，且去吃些酒饭，歇息则个。”

到了次日，王福说道：“奶奶这里收拾起来，也得好几日。官人在京，却又无人服侍。待小人先去回覆，打叠停当，候奶奶一到，即便起身往任，何如？”王妈妈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。”写起书信，付些盘缠银两，打发先行。王福去后，王妈妈将一应田地宇舍，什物器皿，尽行变卖，止留细软东西。因恐误了儿子任期，不择善价，半送与人。又延请僧人做了一场好事，然后雇下一只官船，择日起程。有几个平日相往的邻家女眷，俱来相送，登舟而别。离了杭州，由嘉禾、苏州、常、润州一路，出了大江，望前进发。那些奴仆，因家主得了官，一个个手舞足蹈，好不兴头！

避乱南驰实可哀，谁知富贵逼人来。

举家手额<sup>④</sup>欢声沸，指日长安昼锦回。

且说王臣自离都下，兼程而进。不则一日，已到扬州马头上。把行李搬在客店上，打发生口<sup>⑤</sup>去了。吃了饭，教王福向河下雇觅船只，自己坐在客店门首，守着行囊，观看往来船只，只见一只官船溯流而上，船头站着四五个人，喜笑歌唱，甚是得意。渐渐至近，打一看时，不是别人，都是自己家人。王臣心中惊异道：“他们不在家中服役，如何却在这只官船上？”又想道：“想必母亲亡后，又归他人了。”正疑讶间，舱门帘儿启处，一个女子舒头而望。王臣仔细观看，又是房中侍婢，连称：“奇怪！”刚欲询问，那船上家人却也看见，齐

道：“官人如何也在这里？却又恁般服色④？”忙教梢子拢船。早惊动舱中王妈妈儿媳，掀帘观看。

王臣望见母亲尚在，急将麻衣脱下，打开包裹，换了衣服巾幘。船上家人登岸相迎。王臣教将行李齐搬下船，自己上船来见母亲。一眼觑着王留儿在船头上，不问情由，揪住便打。王妈妈走出说道：“他又无罪过，如何把他来打？”王臣见母亲出来，放手上前拜道：“都是这狗才，将母亲书信至京，误传凶信，陷儿子不孝！”儿媳俱惊讶道：“他日日在家，何尝有书差到京中！”王臣道：“一月前，赍母亲书来，书中写的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住了两日，遣他先回，安慰家中。然后将田产处置了，星夜赶来，怎说不曾到京？”合家大惊道：“有这等异事！那里一般又有个王留儿？”连王留儿到笑起来道：“莫说小人到京，就是这个梦也不曾做。”

王妈妈道：“你且取书来看，可像我的字迹？”王臣道：“不像母亲字迹，我如何肯信？”便打开行李，取出书来看时，乃是一幅素纸，那有一个字影，把王臣惊得目瞪口呆，只管将这纸来翻看。王妈妈道：“书在那里？把来我看。”王臣道：“却不作怪！书上写着许多言语，如何竟变做一幅白纸？”王妈妈不信道：“焉有此理！自从你出门之后，并无书信往来。直至前日，你差王福将书接我，方有一信，令他先来覆你。如何有个假王留儿，将假书哄你？如今却又说变了白纸！这是那里学来这些鬼话。”

王臣听说王福曾回家这话，也甚惊骇，乃道：“王福在京，与儿一齐起身到此，儿曾教他将书来接母亲？”儿媳都道：“呀！这话愈加说得混帐了！一月前王福送书到家，书上说都中产业俱在，又遇什么胡八判官，引在元丞相门下，得了官

职，教将江东田宅尽皆卖了，火速入京，同往任上。故此弃了家业，雇倩船只入京。怎说王福没有回来？”王臣大惊道：“这事一发奇怪！何曾有甚胡八判官引到元丞相门下，选甚官职，有书迎接母亲？”王妈妈道：“难道王福也是假的？快叫来问。”王臣道：“他去唤船了，少刻就来。”

众家人都到船头上一望，只见王福远远跑来，却也穿着凶服。众人把手乱招，王福认得是自家人，也道诧异，说：“他们如何都在这里？”走近船边，众人看时，与前日的王福不同了。前日左目已是损坏，如今这王福两只大眼，滴溜溜恰如铜铃一般。众人齐问道：“王福，你前日回家，眼已瞎了，如今怎又好好地？”王福向众人喷一口涎沫道：“啐！你们的眼便瞎了。我何曾回家？却又咒我眼瞎！”众人笑道：“这事真个有些古怪。奶奶在舱中唤你，且除下身上麻衣，快去相见。”王福见说，呆了一呆道：“奶奶还在？”众人道：“那里去了，不在？”王福不信，也不脱麻衣，径撞入舱来。

王臣看见，喝道：“这狗才，奶奶在这里，还不换了衣服来见？”王福慌忙退出船头脱下，进舱叩头。王妈妈擦磨老眼，仔细一看，连称：“怪哉！怪哉！前日王福回家，左眼已损，今却又无恙。料然前日不是他了。”急去开了那封书来看时，也是一张白纸，并无一点墨迹。那时合家惶惑，正不知假王留儿、王福是甚变的？又不知有何缘故，却哄骗两头，把家业破毁；还恐后来尚有变故，惊疑不定。

王臣沉思凝想了半日，忽想到假王福左眼是瞎的，恍然而悟。乃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原来却是这孽畜，变来弄我。”王妈妈急问是甚东西。王臣乃将樊川打狐得书、客店变人诒骗，和夜间打门之事说出。又道：“当时我只道这孽畜不过变入来



骗此书，到不提防他有恁般贼智。”众人闻言，尽皆摇首咋舌道：“这妖狐却也奸狡利害哩！隔着几多路，却会仿着字迹人形，把两边人都弄得如耍戏一般。早知如此，把那书还了他去也罢。”王臣道：“耐⑤这孽畜无礼！如今越发不该还他了。若再缠帐，把那祸种头一火而焚之。”于氏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莫要闲讲了，且商量正务。如今住在这里，不上不下，还是怎生计较？”王臣道：“京中产业俱已卖尽，去也没个着落。况兼路途又远，不如且归江东。”王妈妈道：“江东田宅也一毫无存，却住在何处？”王臣道：“权赁一所住下，再作区处。”

当下拨转船头，原望江东而回。那些家人，起初像火一般热，到此时化做冰一般冷，犹如断线偶戏，手足瘫软，连话都无了。正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。到了杭州，王臣同家人先上岸，在旧居左近赁了一所房屋，制办日用家火，各色停当。然后发起行李，迎母妻进屋。计点囊囊，十无其半，又恼又气，门也不出，在家纳闷。这些邻家，见王妈妈去而复回，齐来询问。王臣道知其详，众人俱以为异事，互相传说，遂嚷遍了半个杭城。

一日，王臣正在堂中，督率家人收拾，只见外边一人走入来，威仪济楚，服饰整齐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头戴一顶黑纱唐巾⑥，身穿一领绿罗道袍。碧玉环正缀巾边，紫丝绦横围袍上。袜似两堆白雪，帛如二朵红云。堂堂相貌，生成出世之姿；落落襟怀，养就凌云之气。若非天上神仙，定是人间官宰。

那人走入堂中，王臣仔细打一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同胞兄弟王宰。当下王宰向前作揖道：“大哥别来无恙？”王臣